

故宮週刊

題
易培基

宋鈞窯花盆及盆



本院理事黃膺白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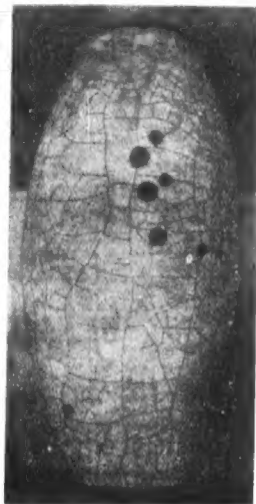


清宮史訓諭選錄(續)

雍正九年八月初九日、上諭近來爾太監等、私下相聚、未嘗不圖歡笑、及見主上時、便似拘束太苦、全無和顏悅色、若以此為恭敬、甚屬錯謬、爾等嚴傳以後若是不改、定將有心如此者、處分幾人、令衆人各知改悔、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五日、上諭爾等敬聽朕之諭旨皇考大事、朕五內崩摧、所仰侍者、惟皇太后、著傳諭侍奉太監女子、及內外一切太監等、各處執事之人、盡心竭力侍奉、務要皇太后寬心、此即是爾等出力之處、凡國家政事、關係重大、不許開風妄行傳說、恐皇太后聞之心煩、皇太后仁慈撫愛朕躬、聖心切至、凡有所知、母子之間、豈有不告之理、但朕與諸王大臣所辦政務、外人何由而知、其應奏聞母后者、早已奏聞矣、宮禁之中、凡有外言、不過太監等得之市井傳聞、多有舛誤、設或妄傳至皇太后前、向朕說知其事、如合皇考之心、朕自然遵行 若少有違、關係甚鉅、重勞皇太后聖心、於事無益、爾等嚴行傳諭、嗣後凡外間閒話、無故向內廷傳說者、即為背法之人、終難逃朕之覺察、或查出、或犯出、定行正法、陳福張保係派出侍奉皇太后之人、乃其專責、并令知之、

宋哥窯橄欖瓶



清乾隆銅胎珐瑯器

(接閱第二版)

本刊特別啟事

凡本市城內訂閱或送閱各戶、均交由本院出版物發售室按期派發專送、如有遺誤摺汗、(以中縫一摺為原則不令多疊本市以外由郵寄者不在此例) 請逕電本院發售室、(東局一六〇九)或函知本院秘書處查究、注意為幸、

宋蘇軾次韻秦太虛詩帖 (宋四家傳真之八)

君不見詩人傳車無可載，留得一錢
 何足賴。晚年更似杜陵翁，右臂銷存
 耳先聾。人將蟻動作牛，聞我覺風
 雷真一嘆。閒塵掃盡根性空，不須更枕
 清溪派。大朴初散失混沌，六鑿相攘更
 朦朧。眼花亂墜酒生風，業不傳詩有
 債君。知五蘊皆是賊，人生一病今先差。
 但恐此心終未了，不見不聞還更礙。今君
 疑我情伴新，故作嘲詩窮險隘。依仗防
 額痒，生三可。英放筆端風雨使，
 次韻秦太虛見戲了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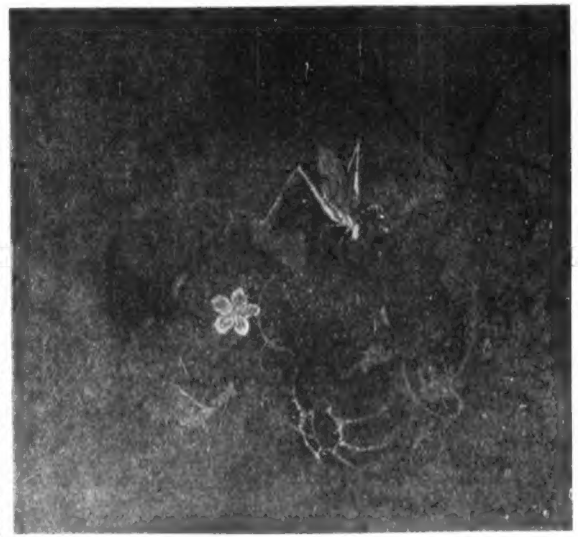


雍正十三年十月十一日、上諭內務府總
 管太監等、尊卑有一定之體統、上下有不
 易之禮儀、自宜循分遵行、豈容稍有僭越
 、太監等乃鄉野愚民、至微極賤、得入宮
 闈、叨賜品秩、已屬非分隆恩、况朕八旗
 滿漢舊人甚多、豈盡得如太監等日親天顏
 、出入內廷乎、爾等當自揣分量、敬謹小
 心、常懷畏懼、庶幾永受皇恩、得免罪戾
 、凡諸王大臣、皆國家屏藩輔弼之人、爾
 等尋常接見、自應恭謹盡禮、豈得與本官
 宣諭時、一樣舉止乎、至內廷阿哥等、我
 朝舊制、無論王公大臣、俱行跪見請安之
 禮、惟有親伯叔行、乃免跪見、至尊重也
 、何況爾等微末太監、謫云、一歲主、百
 歲奴、上下之分秩然、豈得以阿哥等年尚
 沖幼、遂爾忘恩耶、即如蘇培盛、乃一愚
 昧無知人耳、得蒙皇考加恩、授為宮殿監
 侍領侍、賞賜四品官職
 、非分已極、乃伊不知
 惶愧感恩、竟敢肆行狂
 妄、向日於朕兄弟前、
 或半節請安、或執手問
 詢、甚至莊親王并坐接
 談、毫無禮節、莊親王
 總管內務府事務、凡內
 廷大小太監、均屬統轄
 、而蘇培盛即目無內務
 府、獨不思莊親王乃聖
 祖仁皇帝之子、大行皇
 帝之弟乎、昔者蘇思黑
 之子弘晷、(接第三版)

(詳未傳小) 石 竹 端 汝 章 明



韓祐、石城人、紹興書院祇候、善寫生小景、師林柏花鳥草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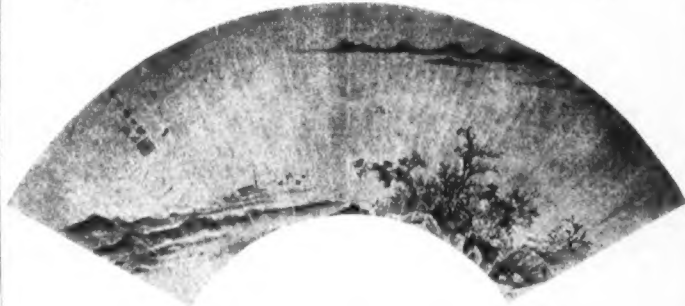
宋韓祐 螽斯綿跽 (無款原標題)

明董其昌行書扇

(小傳前)



明吳令山水扇



吳令、字信之、號宜遠、又號幻淵、吳人、工花卉禽鳥山水、絕似元人、

此四人者、較之蘇培盛、張爾素、何雷天淵、今朕紹登大寶、恐太監之風漸熾、故降旨訓諭、想蘇培盛等、此時必心懷憂懼、與其憂懼於今日、何不敬謹於當時、朕今即將蘇培盛問以不敬之律、未為不可、即授之於理、亦未為過當、然朕君臨天下、惟以大公正為心、因念蘇培盛之偶爾失儀、尚屬糊塗可赦之罪、未至漢唐宋明宮寺之放縱也、

元皇慶勤有堂刊本集千家註分類杜詩之一頁



清玉質表章經史之寶



呼魏珠為伯父、皇考曾嚴切教訓、此風不可長也、前朕與和親王等、在九洲清晏瞻禮時、值蘇培盛等在彼飲饌、伊等不但不行迴避、且復延坐共食、而阿哥等亦有貪其口腹、與之同餐者、朕躬後至、稍坐而出、嗣是朕即不復在九洲清晏用飯、夫阿哥等固一時失於檢點、而蘇培盛狂妄驕恣、公然與皇子等並坐而食、似此種種悖亂、不可枚舉、此皆朕躬所親見者也、再張爾素從前亦甚驕縱、及獲罪革退之後、見朕弟兄、猶敢竟行執手問詢、不法如前、此二人之行止、如皇考察知、自必早行懲治、決不姑容也、至如張起麟、乃效力最久之人、年已老邁、見朕弟兄、猶必長跪請安、不敢怠忽、或我輩賜坐、伊必叩頭席地而坐、此宮中太監所共見者、至今思之、殊可憫念、陳福、李英、暨王常貴、張玉柱、向曾屢奉皇考訓旨、傳諭朕躬及和親王等、設有嚴飭教訓旨意、必皆正顏厲色、告誡周詳、毫無瞻顧之私、甚合大體、及至尋常進見、則復敬謹小心、周旋盡禮、設伊等彼時傳宣諭旨、而稍有曲意迎合、不顧體統之虞、朕必鄙薄而問其罪、台復肯加恩任用乎、蓋傳旨有傳旨之體統、而自見有自見之體統、

(未完)

清耶世寧十駿犬之班錦彪 (小傳詳前)



別部司馬印之八



鼻紐

別部司馬印之六



鼻紐

別部司馬印之九



鼻紐

別部司馬印之七



鼻紐

射陽先生存稿選(續)

贈裴淵洲督列卿兼述初度歌

海上仙人青鳳姿、翩然鶴鶴來瀛洲、長安雪後瑞雲暖、笑對梅花似玉甌、主人本是瀛洲客、曾向金門聽獻策、文苑高舉錦繡花、武夷又得煙霞宅、臺柏雲邊報好音、南溟龍躍上天津、御香袖惹蟠頭近、法從冠崇為角新、西巡三晉東齊魯、攬轡風清掃豺虎、萬鈞神鼎孰能搖、五色華蟲我親補、十年監察敢辭勞、喜見雲鵬使意和、廷尉班行卿月麗、貫城垣城法星高、賀賓總呈臆難伍、况復華筵值初度、逸思唯應野鶴知、長年不假真僂助、公身望重廟堂寶、千尺長松少附枝、日月彌堅冰雪操、煙霜不改歲寒姿、輪囷豈比樗題具、天府明堂要梁柱、共慶朝家得大材、事誇匠石成奇過、仍聞膏液結靈根、紫霧金光晝夜屯、采之以用煥大藥、服食不老同乾坤、公今豈獨吾邦秀、福德人稱世希有、擊壤信口當謳歌、載南南山一杯酒、南山佳氣燭三台、指日調元壽域開、平待功成綠野、僊人駕鶴再來來、

維言贈馮南淮比部諱茂

名

飲安殿復面



君不見雞鳴曉曉雞鳴曉、舞榭出門遺一蹶、龍沙隱影志千里、一噴生風汗成血、夫容玉花之寶刀、流落野城比凡鐵、忽然一日長光價、照胆吹毛動煙雪、男兒通塞事有常、層冰之後生春陽、布衣唾手可公相、况君萬是尙

書郎、昨日尙書郎、今日投炎蒸、黃金鑊衆口、白玉生香蠅、擗塵投杆古所歎、至今誰復半顏曾、行矣馮南淮、毋卑茂名爵、領南離云遠、中有佳山水、一命仍寄嶺嶺恩、殊方實是同翔地、且聞之韓子來潮陽、儻耳蘇長公、文章狎魚鳥、君子爲沙虫、金蓮歸院未爲晚、京華玉佩依舊搖玲瓏、夜郎幾許醉太白、沉香又見嘲春風、我有翡翠厄、滿酌金華春、狂歌送遊子、醉語驚行人、北望長安動長嘯、鳳城樓閣橫秋旻、長安樓閣五雲齊、斗轉觚稜抱紫霓、應見一封裁五色、爲君明日下金鷄

慰友人

嗟君愛名如愛兒、經營畢業心孜孜、秋燈破曉嘶曉風、仰屋背書吟且思、上天茫茫無曲私、不爲一夫行四時、功名富貴自有命、必欲得之無乃癡、君不見凍馬凌兢飲流澌、忽然紅蘗堆青枝、碧空瞥見雁排字、綠樹已無鶯費詞、歲華推移如奕棋、今我不樂將何爲、眉間未解翠雙鎖、鬢上安能無一絲、贈君奇方君聽之、問取君家金屈厄、

(未完)

故宮博物院前後五年經過記(續)

栗亭

第十六條 各組進屋勤務、無論已畢未畢、出屋時每次必須加以封鎖、由本組會同軍警簽字、或作別種符號於上、點查未完之箱櫃亦照此辦理、

第十七條 本會每日應將點查情形、編出報告公布之、

第十八條 本規則遇有必須修改時、應由委員會開會行之、

先是易寅鄭先生任攝閣教長、曾與余閒談及清室久居宮禁事、余曰、此兩不宜之道也、前政府各當局者、皆與清室多少有關、是以久懸不決、而清室旨味復不自省、實則一方既非所以愛之之道、一方復不知自愛、今茲宜亟籌解決之策矣、先生曰然、其時余尙爲局外人、蓋不知石曾先生已有定計、而寅鄭先生必亦早知之也、未兩日而事發、其翌日、余又見易先生、謂余曰、昨日之事當乎、目下善後之事正多、擬集合各方人士合作、君亦於此中得一工作何如、余曰甚願、曰、辦理清室善後委員會

崇敬殿寶座



中有各部遠派助理員之規定、君在內務部、告部中得一助理員來盡此義務可也、余曰否、會中如有其他名義則任之、不願得部派員也、曰、然則得一會中顧問何如、乃允之、蓋其時余已通知他日部與會間、或有衝突之點、而清室之事、在部原不屬所掌、初不欲受其牽掣耳、及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之前一日、(即二十一日、星期六)又於東安市場遇易先

生、以委員會已聘余爲顧問見告、並言明晨十時左右當親持公函相訪、寓在宅相候、余曰諾、遂別歸、已上轎矣、家中謂部中連電有要事、請明日上午九時到部、王次長亦到部也、頗以爲異、蓋星期例不辦公、日尋常辦公時間必在下午、其爲緊急事無疑、余所掌有非常警察、及地方治安、故凡有政變與地方治安有關係時、則方有緊急之事、此時段政府方成立、當不至有劇變、則其事殊不可測、急電司訊問、則司中已無人、電文書科則言適電爲方科長來部所傳、不知何事、時文書科長爲方君攝、因再電詢則不在宅、直至翌晨、始由方君電告、謂清室善後委員會議決點查宮物品、定期日實行、執政府有令制止、此事屬於非常警察、故奉次長命召君來也、余乃倉卒往、知易先生且來、不得不留書約略告其事、到部、則王次長辦木已相候矣、見面則出示執政府秘書廳公函如左、

(未完)